

清晨，猴群還未起床，他就已翻山越嶺來到滇金絲猴的棲息地；夜間，待猴群入睡，他才頂着滿天繁星下山回家。雲南維西縣塔城村響鼓箐保護區63歲的余建華，經歷了25載與滇金絲猴的相思相守，感受到了牠們對人類的敵意到與人們和諧相處的轉變，自己的滿頭青絲也在不知不覺中泛起了白霜，堅守便是他的信念，是他的一切，「我會做到幹不動為止。」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雲南維西報道

窗外大雪紛飛，四周仍是漆黑寂靜一片，唯有地上的白雪微微地反着光。余建華脖子上掛着口哨、挎上裝有自己一天口糧的烤洋芋的挎包、背着裝滿松蘿的蛇皮袋，和着雄雞報曉的啼鳴聲，大步地向山上走去，開始了自己一天的生活。

談起人生經歷，余建華說自己半生打獵、半生護猴。因為老余生活在一個曾以打獵為生的高山村落——維西縣塔城村響鼓箐，野雞、熊、野鴨是狩獵的主要目標，最常見的狩獵方式就是下套。在余建華樸素的認知裡，滇金絲猴是人類的祖先，所以從不獵殺滇金絲猴，但獵人下的套卻是猴群的大敵，滇金絲猴一旦落入套子，輕者腳斷手折、重則被困喪生。

踏破鐵鞋為護猴

白馬雪山自然保護區成立塔城救護站的那一年，由於打獵已經不能夠維持生活，年近40的余建華放下了獵槍，成為第一批護林員，一路跟隨猴群巡山，撤除獵人下的套子、勸阻獵殺滇金絲猴的行為。雖然余建華並不能確切地知道每天要走多少山路，但由地圖標示上粗算，每天的行程應在40公里以上，海拔則由2,300多米至4,000多米。那時，每天的補助只有6元的老余，一個月卻還要磨破一雙鞋，為此，余建華沒少被妻子埋怨，「就是穿鐵鞋都沒用」。

通過消除人為干預、定點投食，老余他們讓一部分猴子定居在了響鼓箐所在的山谷周圍。加上在外群生活的猴子，老余看護的猴子由380隻增至523隻，這讓老余很是欣慰。

親如一家心連心

在猴群的領地鋪好松蘿，余建華吹響了哨子。也許是雪大寒冷，今天的猴群並未由樹上下來享用早餐，只是「安，安！」地回應，似乎表示聽到了老余的哨聲召喚。往常，只要老余的哨聲和召喚聲響起，眾猴就像親近「老朋友」一般，迅速圍上前來，在老余身邊撒歡，時不時跳上老余的肩膀，或抱住他的雙腿。

老余每天的日子看似浪漫，卻來之不易。由於與人類長期隔絕，這群滇金絲猴曾經對老余充滿戒備與敵意，跟隨保護只能隱蔽進行。一次，猴群發現老余跟隨，雄猴大吼一聲帶領群猴由樹上呼嘯而去，跟過去的老余遭到了猴兒們樹枝「炮彈」的狂轟亂炸；更有甚者，成年雄猴邊向他齜牙咧嘴表示敵意，邊擺起了滾石陣，掀起一塊塊石頭滾來。孤身一人面對體重達30多公斤、充滿敵意的兇悍猴猴，着實有些兇險。

現在每月可休息5天，老余在家仍牽掛猴群。惦记着牠們吃飽沒有？未見到自己又會不會吵鬧？20多年的朝夕相處，他的喜怒哀樂早已經和牠們連在一起了，老余說：



■余建華只要一吹哨，眾猴便聚攏過來。

「牠們與人一樣，也是有感情的。」

悉心照顧猴丁旺

滇金絲猴的主食為松蘿，隨着種群數量的增大，這片區域的松蘿開始無法滿足滇金絲猴的需求，老余他們需要由滇金絲猴棲息地以外的地方收集大量松蘿，人工投食。

「其實，松蘿的營養成分並不高。」因此，老余他們每天送上山的食物，還有猴兒們喜食的白菜、玉米等食物，以補充營養。余建華告訴記者，猴群中的一隻母猴連續兩年產仔，這在滇金絲猴中十分罕見，因為通常情況下，母猴間隔3年才會產一仔。他把這歸功於營養充足。

除了人工投食，老余他們還透過糞便、行動等，觀察猴群的狀態。發現猴子拉稀或生病，老余通常會與研究人員一道，在食物中拌入獸藥，以家中的豬或牛反覆試驗，尋找最佳的為猴治病方式。漸漸地，老余與研究人員發現，南瓜子和當地特產的藤樹果，都有打蟲作用。「長期在野外生活，滇金絲猴體內也會染上寄生蟲。」於是，老余他們投餵的食物中，不時會加上一些南瓜子。



■余建華脖子上掛着口哨、挎上裝有自己一天口糧的烤洋芋的挎包、背着裝滿松蘿的蛇皮袋，開始了自己一天的巡山生活。

■滇金絲猴主食松蘿，當地人稱「樹鬍子」。

■滇金絲猴新添後丁。

薪資低工時長 志願者感欽佩

作為臨時志願者之一，30歲的陳浙雖然來到保護區僅6天，卻目睹了以余建華為代表的護林員為保護滇金絲猴的奔波勞苦，對老余欽佩有加。

雖然生長於華北平原，陳浙卻對高山雪原有着無盡的嚮往，過往數年曾在國內多地旅行，去過最多的地方是西藏。是次來到「三江腹地」的維西塔城，適逢塔城救護站招募志願者，陳浙並未過多考慮便應聘了。作為志願者，陳浙每天的工作是在滇金絲猴國家公園統計前來參觀滇金絲猴的遊客人數，並對遊客進行一些保護滇金絲猴的知識普及，勸阻遊人可能的恫嚇、傷害滇金絲猴的行為。

對於滇金絲猴的了解，陳浙也是當上志願者後才逐漸增多的。這6天的志願經歷，讓陳浙深感國家對滇金絲猴的保護「花了大本錢、下了大功夫」。每天午餐時，陳浙也會與老余等護林員圍坐在火堆邊，聽他們談論當日滇金絲猴的活動情況、講述與滇金絲猴相處的趣聞。他對記者說，目睹老余他們每天吃着烤洋芋或在火上烘烤的冷饅頭，拿着每月僅1,400元（人民幣）的微薄報酬，卻十多個小時在山上奔波，確實了不起！「一周、一月可能不算什麼，但老余25年如一日，難能可貴！令人敬佩！」



■志願者陳浙首次接觸到滇金絲猴，目睹余建華的堅守，他為之感歎難能可貴。

研究生「帶髮修行」 磨煉人生寫論文



■安研究生龐濤住在條件清苦的木屋中，感受大山裡的修行，歷練成長。

與陳浙不同，女研究生龐濤將在塔城救護站工作一年，完成其碩士畢業課題。其母將其這段經歷喻為「帶髮修行」。

龐濤每天的工作，是觀察與記錄滇金絲猴的生活狀態和行為、採集科研數據，探討其生存和生活規律。每天「起床一看猴子—吃飯—看猴子—睡覺」，簡單枯燥卻十分規律的工作和生活，龐濤也經歷了由新鮮到厭倦，最終適應的過

程。白天觀察與記錄忙而有秩序，與猴群相處也有許多樂趣，往往能拋下煩惱與不快；而每到晚上回到簡陋的小木屋，孤獨與寂寞最難忍受，好在通訊暢通，可以與媽媽聊天、與父母和朋友分享猴群的圖片。龐濤說，兩種生活體驗，有兩種收穫和樂趣。若論生活品質，也許與正在都市生活的同學、朋友無法相比；但也是對自己的一種磨煉。而這樣的經歷，就是一筆人生財

富。「當朋友們在霧霾中苦苦掙扎時，我卻在天天享受陽光。」龐濤對記者打趣說，「雖然沒有了炸雞，卻收穫了很多的點讚和羨慕。」

龐濤的願望是，通過一年的觀察、記錄與研究，完成畢業課題，發表畢業論文。而與老余等護林員相處，對他們了解愈多，龐濤愈是感謝他們的艱辛付出：「沒有他們多年來的執作與堅守，也許就沒有我現在的研究課題了。」

冰川雪線上最美動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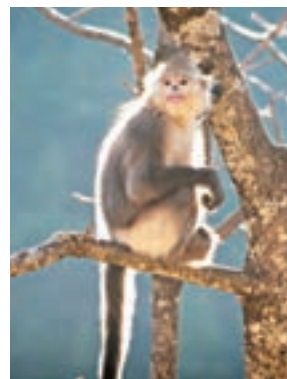
話你知

滇金絲猴又名黑金

絲猴、黑仰鼻猴、雪猴、大青猴，體長51-83厘米，僅在中國的雲南和西藏高山針葉林有分佈，是世界上棲息海拔高度最高的靈長類動物。

滇金絲猴長着一張最像人的臉，面龐白裡透紅，有着猩紅色的「性感」嘴唇，黑白灰相間的絨毛在陽光下透出光環般的燦黃，堪稱世間最美的動物之一。滇金絲猴是地球上最大的猴子，體重可達三十公斤，且生態行為極為特殊，終年生活在冰川雪線附近的高山針葉林帶之中，哪怕是在條件惡劣的冬季，也不會下到較低海拔地帶以逃避極度寒冷和食物短缺，對農作物也「秋毫無犯」，被倮倮族同胞視為祖先。

倮倮族同胞有一個關於祖先的神秘傳說：很久很久以前，倮倮族的祖先在大山裡自由自在地生活。夏天以樹林為舍，冬天以岩洞為居；夏天在樹上跳



■逆光下的滇金絲猴，自帶光暈效果。

來跳去，採摘嫩芽野果；冬天在地上盤來盤去，尋食根莖堅果。倮倮族的祖先非常誠實善良，與周圍的民族友善相處，常常邀請他們來山裡做客，用竹雞、竹筍等山珍款待客人，也把山外人不知食用的美味介紹給他們。一天，山外人請倮倮族祖先做客，讓其在剛剛出爐的砍刀上落座，結果祖先的褲子被燒爛，屁股被烙紅。祖先屁股露在外面很難看，就自己縫了一條白短褲，上身穿一件白色羊皮褂，雙肩披黑色坎肩，更加美麗動人。

滇金絲猴百年大事記略

1890年 法國的一支動物採集隊在雲南省西北部的白馬雪山獲得7隻滇金絲猴標本，運回到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

1897年 法國著名動物分類學家米爾內·愛德華茲對上述標本分類研究，對這一物種給出了完整的科學描述。

1897年後 滇金絲猴在牠的產地杳無音信了，很多人都認為牠已經滅絕。

1960年 中國動物學家彭鴻綬教授在雲南德欽偶然看到了滇金絲猴皮，意外證實這個神秘物種仍然存在。

1962年 中國學者在野外考察中發現滇金絲猴的蹤跡。

1979年 中國動物學家在野外考察中親眼見到了野生的滇金絲猴種群的活動情況。

1983年 第一個滇金絲猴保護區——雲南白馬雪山自然保護區建立。

1992年夏 中科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研究員龍勇誠和美國加州大學博士柯瑞戈（Craig Kirkpatrick）在白馬雪山深處建立營地，對滇金絲猴進行了3年的野外研究。

1993年5月 攝影師奚志農在200米距離內，拍攝到了最早的滇金絲猴影像資料。

1999年 滇金絲猴成為昆明世界園藝博覽會的吉祥物。

目前 中國政府已把「金絲猴保護工程」列入十五個野生動植物專項保護工程之中。